搜神記/第18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十七卷 ◄

搜神記
第十八卷

► 第十九卷

魏，景初中，咸陽縣吏家有怪。每夜無故聞拍手相呼。伺，無所見。其母，夜作，倦，就枕寢息；有頃，復聞灶下有呼聲曰：「文約何以不來？」頭下枕應曰：「我見枕，不能往。汝可來就我飲。」至明，乃飣餖也。即聚燒之。其怪遂絕。

魏郡張奮者，家本巨富，忽衰老，財散，遂賣宅與程應。應入居，舉家病疾，轉賣鄰人阿文。文先獨持大刀，暮入北堂中樑上，至三更竟，忽有一人長丈餘，高冠，黃衣，升堂，呼曰：「細腰！」細腰應諾。曰：「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？」答曰：「無之。」便去。須臾，有一高冠，青衣者。次之，又有高冠，白衣者。問答並如前。及將曙，文乃下堂中，如向法呼之，問曰：「黃衣者為誰？」曰：「金也。在堂西壁下。」「青衣者為誰？」曰：「錢也。在堂前井邊五步。」「白衣者為誰？」曰：「銀也。在牆東北角柱下。」「汝復為誰？」曰：「我，杵也。今在灶下。」及曉，文按次掘之：得金銀五百斤，錢千萬貫。仍取杵焚之。由此大富。宅遂清寧。

秦時，武都故道，有怒特祠，祠上生梓樹，秦文公二十七年，使人伐之，輒有大風雨，樹創隨合，經日不斷。文公乃益發卒，持斧者至四十人，猶不斷。士疲，還息；其一人傷足，不能行，臥樹下，聞鬼語樹神曰：「勞乎？攻戰！」其一人曰：「何足為勞。」又曰：「秦公將必不休，如之何？」答曰：「秦公其如予何。」又曰：「秦若使三百人，被髮，以朱絲繞樹，赭衣，灰垩伐汝，汝得不困耶？」神寂無言。明日，病人語所聞。公於是令人皆衣赭，隨斲創，垩以灰，樹斷。中有一青牛出，走入豐水中。其後，青牛出豐水中，使騎擊之，不勝；有騎墮地，復上，髻解，被髮，牛畏之，乃入水，不

敢出。故秦自是置「旄頭騎」。

廬江龍舒縣陸亭流水邊，有一大樹，高數十丈，常有黃鳥數千枚巢其上，時久旱，長老共相謂曰：「彼樹常有黃氣，或有神靈，可以祈雨。」因以酒脯往亭中。有寡婦李憲者，夜起，室中忽見一婦人，著繡衣，自稱曰：「我，樹神黃祖也。能興雲雨，以汝性潔，佐汝為生。朝來父老皆欲祈雨，吾已求之於帝，明日日中，大雨。」至期，果雨。遂為立祠。憲曰：「諸卿在此，吾居近水，當致少鯉魚。」言訖，有鯉魚數十頭，飛集堂下，坐者莫不驚悚。如此歲餘，神曰：「將有大兵，今辭汝去。」留一玉環曰：「持此可以避難。」後劉表、袁術相攻，龍舒之民皆徙去，唯憲里不被兵。

魏，桂陽太守江夏張遼，字叔高，去鄢陵，家居，買田，田中有大樹，十餘圍，枝葉扶疏，蓋地數畝，不生穀。遣客伐之。斧數下，有赤汁六七斗出，客驚怖，歸白叔高。叔高大怒曰：「樹老汁赤，如何得怪？」因自嚴行復斲之。血大流灑。叔高使先斲其枝，上有一空處，見白頭公，可長四五尺，突出，往赴叔高。高以刀逆格之，如此，凡殺四五頭，並死。左右皆驚怖伏地。叔高神慮怡然如舊。徐熟視，非人，非獸。遂伐其木。此所謂木石之怪夔魍魎者乎？是歲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，過鄉里，薦祝祖考，白日繡衣榮羨，竟無他怪。

吳先主時，陸敬叔為建安太守，使人伐大樟樹，下數斧，忽有血出，樹斷，有物，人面，狗身，從樹中出。敬叔曰：「此名『彭侯』。」乃烹食之。其味如狗。白澤圖曰：「木之精名『彭侯』，狀如黑狗，無尾，可烹食之。」

吳時。有梓樹，巨圍，葉廣丈餘，垂柯數畝；吳王伐樹作船，使童男女三十人牽挽之，船自飛下水，男女皆溺死。至今潭中時有唱喚督進之音也。

董仲舒下帷講誦，有客來詣，舒知其非常客。又云：「欲雨。」舒戲之曰：「巢居知風，穴居知雨。卿非狐狸，則是鼷鼠。」客遂化為老狸。

張華，字茂先，晉惠帝時為司空，於時燕昭王墓前，有一斑狐，積年，能為變幻，乃變作一書生，欲詣張公。過問墓前華表曰：「以我才貌，可得見張司空否？」華表曰：「子之妙解，無為不可。但張公智度，恐難籠絡。出必遇辱，殆不得返。非但喪子千歲之質，亦當深誤老表。」狐不從，乃持刺謁華。華見其總角風流，潔白如玉，舉動容止，顧盼生姿，雅重之。於是論及文章，辨校聲實，華未嘗聞。比復商略三史，探賾百家，

談老、莊之奧區，披風、雅之絕旨，包十聖，貫三才，箴八儒，擿五禮，華無不應聲屈滯。乃歎曰：「天下豈有此少年！若非鬼魅則是狐狸。」乃掃榻延留，留人防護。此生乃曰：「明公當尊賢容眾，嘉善而矜不能，奈何憎人學問？墨子兼愛，其若是耶？」言卒，便求退。華已使人防門，不得出。既而又謂華曰：「公門置甲兵欄騎，當是致疑於僕也。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，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。深為明公惜之。」華不應，而使人防禦甚嚴。時豐城令雷煥，字孔章，博物士也，來訪華；華以書生白之。孔章曰：「若疑之，何不呼獵犬試之？」乃命犬以試，竟無憚色。狐曰：「我天生才智，反以為妖，以犬試我，遮莫千試，萬慮，其能為患乎？」華聞，益怒曰：「此必真妖也。聞魑魅忌狗，所別者數百年物耳，千年老精，不能復別；惟得千年枯木照之，則形立見。」孔章曰：「千年神木，何由可得？」華曰：「世傳燕昭王墓前華表木已經千年。」乃遣人伐華表，使人欲至木所，母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，問使曰：「君何來也？」使曰：「張司空有一少年來謁，多才，巧辭，疑是妖魅；使我取華表照之。」青衣曰：「老狐不智，不聽我言，今日禍已及我，其可逃乎！」乃發聲而泣，倏然不見。使乃伐其木，血深；便將木歸，燃之以照書生，乃一斑狐。華曰：「此二物不值我，千年不可復得。」乃烹之。

晉時，吳興一人有二男，田中作，時嘗見父來罵詈趕打之。童以告母。母問其父。父大驚，知是鬼魅。便令兒斫之。鬼便寂不復往。父憂，恐兒為鬼所困，便自往看。兒謂是鬼，便殺而埋之。鬼便遂歸，作其父形，且語其家，二兒已殺妖矣。兒暮歸，共相慶貿，積年不覺。後有一法師過其家，語二兒云：「君尊侯有大邪氣。」兒以白父，父大怒。兒出以語師，令速去。師遂作聲入，父即成大老狸，入牀下，遂擒殺之。向所殺者，乃真父也。改殯治服。一兒遂自殺，一兒忿懊，亦死。

句容縣麋村民黃審，於田中耕，有一婦人過其田，自塍上度，從東適下而復還。審初謂是人。日日如此，意甚怪之。審因問曰：「婦數從何來也？」婦人少住，但笑而不言，便去。審愈疑之。預以長鐮伺其還，未敢斫婦，但斫所隨婢。婦化為狸，走去。視婢。乃狸尾耳。審追之，不及。後人有見此狸出坑頭，掘之，無復尾焉。

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，所止承塵上有神，能語，常呼伯祖與語，及京師詔書誥下消息，輒預告伯祖。伯祖問其所食啖。欲得羊肝。乃買羊肝於前，切之鬱，隨刀不見。盡兩羊肝。忽有一老狸，眇眇在案前，持刀者欲舉刀斫之，伯祖呵止，自著承塵上。須臾大笑曰：「向者啖羊肝，醉，忽失形與府君相見。大慚愧。」後伯祖當為司隸，神復先語伯祖曰：「某月某日，詔書當到。」至期，如言。及入司隸府，神隨遂在承塵上，

輒言省內事。伯祖大恐怖。謂神曰：「今職在刺舉，若左右貴人聞神在此，因以相害。」神答曰：「誠如府君所慮。當相捨去。」遂即無聲。

後漢建安中，沛國郡陳羨為西海都尉，其部曲王靈孝無故逃去。羨欲殺之。居無何，孝復逃走。羨久不見，囚其婦，婦以實對。羨曰：「是必魅將去，當求之。」因將步騎數十，領獵犬，周旋於城外求索。果見孝於空冢中。聞人犬聲，怪遂避去。羨使人扶孝以歸，其形頗象狐矣。略不復與人相應，但啼呼「阿紫。」阿紫，狐字也。後十餘日，乃稍稍了悟。云：「狐始來時，於屋曲角雞棲間，作好婦形，自稱阿紫，招我。如此非一。忽然便隨去，即為妻，暮輒與共還其家。遇狗不覺云。樂無比也。」道士云：「此山魅也。」名山記曰：「狐者，先古之淫婦也，其名曰阿紫化而為狐。」故其怪多自稱阿紫。

南陽西郊有一亭，人不可止，止則有禍，邑人宋大賢以正道自處，嘗宿亭樓，夜坐鼓琴，不設兵仗，至夜半時，忽有鬼來登梯，與大賢語，瞠目，磋齒，形貌可惡。大賢鼓琴如故。鬼乃去。於市中取死人頭來，還語大賢曰：「寧可少睡耶？」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。大賢曰：「甚佳！我暮臥無枕，正欲得此。」鬼復去。良久乃還，曰：「寧可共手搏耶？」大賢曰：「善！」語未竟，鬼在前，大賢便逆捉其腰。鬼但急言死。大賢遂殺之。明日視之，乃老狐也。自是亭舍更無妖怪。

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，年三十許，大有才決，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，日晡時，到亭，敕前導人且止。錄事掾曰：「今尚早，可至前亭。」曰：「欲作文書。」便留，吏卒惶怖，言當解去。傳云：「督郵欲於樓上觀望，亟掃除。」須臾，便上。未暝，樓鐙階下，復有火敕云：「我思道，不可見火，滅去。」吏知必有變，當用赴照，但藏置壺中。日既暝，整服坐，誦六甲、孝經、易本訖，臥。有頃，更轉東首，以拏巾結兩足幘冠之，密拔劍解帶。夜時，有正黑者四五尺，稍高，走至柱屋，因覆伯夷伯夷持被掩之，足跣脫，幾失，再三以劍帶擊魅腳，呼下火照上。視之，老狐，正赤，略無衣毛。持下燒殺。明旦，發樓屋，得所髡人髻百餘。因此遂絕。

吳中有一書生，皓首，稱胡博士，教授諸生。忽復不見。九月初九日，士人相與登山游觀，聞講書聲；命僕尋之，見空冢中群狐羅列，見人即走，老狐獨不去，乃是皓首書生。

陳郡謝鯤，謝病去職，避地於豫章，嘗行經空亭中，夜宿。此亭，舊每殺人，夜四

更，有一黃衣人呼鯤字云：「幼輿！可開戶。」鯤澹然無懼色，令申臂於窗中。於是授腕。鯤即極力而牽之。其臂遂脫。乃還去。明日看，乃鹿臂也。尋血取獲。爾後此亭無復妖怪。

晉有一士人姓王，家在吳郡，還至曲阿，日暮，引船上，當大埭，見埭上有一女子，年十七八，便呼之，留宿。至曉，解金鈴繫其臂，使人隨至家，都無女人。因逼豬欄中，見母豬臂有金鈴。

漢，齊人梁文，好道，其家有神祠，建室三四間，座上施皁帳，常在其中，積十數年，後因祀事，帳中忽有人語，自呼高山君，大能飲食，治病有驗。文奉事甚肅。積數年，得進其帳中，神醉，文乃乞得奉見顏色。謂文曰：「授手來！」文納手，得持其頤，髯鬚甚長；文漸繞手，卒然引之，而聞作羊聲。座中驚起，助文引之，乃袁公路家羊也，失之七八年，不知所在。殺之，乃絕。

北平田琰，居母喪，恒處廬向。一暮夜，忽入婦室，密怪之曰：「君在毀滅之地，幸可不甘。」琰不聽而合。後琰暫入，不與婦語。婦怪無言，并以前事責之。琰知鬼魅。臨暮，竟未眠，衰服掛廬。須臾，見一白狗，攖廬銜衰服，因變為人，著而入。琰隨後逐之，見犬將升婦牀，便打殺之、婦羞愧而死。

司空南陽來季德，停喪在殯，忽然見形坐祭牀上，顏色服飾聲氣，熟是也，孫兒婦女，以次教戒，事有條貫。鞭樸奴婢，皆得其過。飲食既絕，辭訣而去。家人大小，哀割斷絕。如是數年。家益厭苦。其後飲酒過多，醉而形露，但得老狗。便共打殺。因推問之，則里中沽酒家狗也。

山陽王瑚。字孟璉，為東海蘭陵尉，夜半時。輒有黑幘白單衣吏，詣縣，叩閣。迎之，則忽然不見。如是數年。後伺之，見一老狗，白軀猶故，至閣，便為人。以白孟璉，殺之，乃絕。

桂陽太守李叔堅，為從事，家有犬，人行。家人言：「當殺之。」叔堅曰：「犬馬喻君子。犬見人行，效之，何傷！」頃之，狗戴叔堅冠走。家大驚。叔堅云：「誤觸冠纓掛之耳。」狗又於灶前畜火。家益怔營。叔堅復云：「兒婢皆在田中，狗助畜火，幸可不煩鄰里。此有何惡。」數日，狗自暴死。卒無纖芥之異。

吳郡無錫有上湖大陂，陂吏丁初天，每大雨，輒循堤防。春盛雨，初出行塘，日暮回顧，有一婦人，上下青衣，戴青傘，追後呼：「初掾待我。」初時悵然，意欲留俟之。復疑本不見此，今忽有婦人，冒陰雨行，恐必鬼物。初便疾走。顧視婦人，追之亦急。初因急行，走之轉遠；顧視婦人，乃自投陂中，泛然作聲，衣蓋飛散。視之，是大蒼獺，衣傘皆荷葉也。此獺化為人形，數媚年少者也。

魏齊王芳正始中，中山王周南，為襄邑長，忽有鼠從穴出，在廳事上語曰：「王周南！爾以某月某日當死。周南急往，不應。鼠還穴。後至期，復出，更冠幘皁衣而語曰：「周南！爾日中當死。」亦不應。鼠復入穴。須臾，復出，出，復入，轉行，數語如前。日適中。鼠復曰：「周南！爾不應死，我復何道！」言訖，顛蹙而死。即失衣冠所在。就視之，與常鼠無異。

安陽城南有一亭，夜不可宿；宿，輒殺人。書生明術數，乃過宿之，亭民曰：「此不可宿。前後宿此，未有活者。」書生曰：「無苦也。吾自能諧。」遂住廨舍。乃端坐，誦書。良久乃休。夜半後，有一人，著皁單衣，來，往戶外，呼亭主。亭主應諾。「見亭中有人耶？」答曰：「向者有一書生在此讀書。適休，似未寢。」乃喑嗟而去，須臾，復有一人，冠赤幘者，呼亭主。問答如前。復喑嗟而去。既去，寂然。書生知無來者，即起，詣向者呼處，效呼亭主。亭主亦應諾。復云：「亭中有人耶？」亭主答如前。乃問曰：「向黑衣來者誰？」曰：「北舍母豬也。」又曰：「冠赤幘來者誰？」曰：「西舍老雄雞父也。」曰：「汝復誰耶？」曰：「我是老蠍也。」於是書生密便誦書。至明不敢寐。天明，亭民來視，驚曰：「君何得獨活？」書生曰：「促索劍來，吾與卿取魅：」乃握劍至昨夜應處，果得老蠍，大如琵琶，毒長數尺。西舍，得老雄雞父；北舍，得老母豬，凡殺三物，亭毒遂靜，永無災橫。

吳時，廬陵郡都亭重屋中，常有鬼魅，宿者輒死。自後使官，莫敢入亭止宿。時丹陽人湯應者，大有膽武，使至廬陵，便止亭宿。吏啟不可。應不聽。迸從者還外，惟持一大刀，獨處亭中。至三更。竟忽聞有叩閣者。應遙問是誰？答云：「部郡相聞。」應使進。致詞而去。頃間，復有叩閣者如前，曰：「府君相聞。」應復使進。身著皂衣。去後，應謂是人，了無疑也。旋又有叩閣者，云：「部郡府君相詣。」應乃疑曰：「此夜非時，又部郡府君不應同行。」知是鬼魅。因持刀迎之。見二人皆盛衣服，俱進，坐畢，府君者便與應談。談未竟，而部郡忽起至應背後，應乃回顧，以刀逆擊，中之。府君下坐走出。應急追至亭後牆下，及之，斫傷數下，應乃還臥。達曙，將人往尋，見有血跡，皆得之云。稱府君者，是一老狶也；部郡者，是一老狸也。自是遂絕。